

奋进40年 追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一座城 半生情

■张明达

1986年，漯河正式升格为省辖市。从此，这座依水而生、因商而兴的小城踩着改革开放的强劲节拍蓬勃发展。四十载发展，这座朴素的内陆小城，成长为享誉全国的食品名城、生态宜居的中原明珠。而我与漯河的缘分，从孩童时的懵懂向往，到求学时的匆忙驻足，再到成熟后的扎根相守，在沙澧河温柔的水波里，在街巷升腾的烟火中，岁岁沉淀，愈发深厚。

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舞钢人。舞钢隶属于平顶山市，位置却与漯河更近。小时候，父亲在家乡经营一家小卖部，维系一家人的生计。那时，父亲卖的大部分日用品都要到漯河进货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父亲便会提前列好清单，认真核对几遍，然后带着小小的我奔赴漯河。

这也成为我童年时最期盼的时光。彼时的漯河，升格为省辖市十余载。虽然没有如今林立的高楼、美丽的河堤公园，却有记忆里最热闹的人间烟火。父亲一般会选清晨出发，骑摩托车载着我，或是带我搭乘客

车。一路颠簸疲惫，却让我充满期待。到达漯河后，父亲会先带我吃顿热乎乎的早餐，然后便穿梭在批发市场各个摊位之间，认真挑选货品、核对价格、清点货物，忙个不停。街头小贩的糖画、炸串、胡辣汤，交织出浓浓的烟火气息。年少的我只单纯觉得，这里比我的故乡更大、更漂亮、更有趣，好像有吃不完的美食、看不尽的新鲜事物，让我心生眷恋。

岁月流转，我长大后赴新乡上大学，漯河成了我往返家乡与校园的中转站。此时的漯河，城市道路愈发平整宽阔、整洁有序，老式商铺渐渐翻新，河边满是绿意与生机。为了打发等火车的时光，我经常漫步火车站周边街巷，吃一碗地道的漯河小吃，喝一杯本地的特色饮品，看市民悠闲地散步，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润与包容。不同于大城市的喧嚣、浮躁，漯河有着小城独有的安稳和惬意。几年大学时光，数次的中转停留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：街道不断拓宽，商圈逐步兴起，绿化愈发精致。漯河对我来说，不再是童年时模糊的繁华

印象，而是一点点变得丰盈立体。我心底悄悄萌生出一个心愿，若有机会，未来留在这座温柔的城市，扎根生活、逐梦前行。

2013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在漯河找到了工作。至此，一场跨越童年与青春的漫长奔赴，终于圆满。我在这里工作，后来与一位漯河姑娘结婚、生子，从一名异乡客，变成扎根沙澧河畔的漯河人。十余年来，我亲身感受着漯河跨越式的发展。漯河用40年的坚守与拼搏，缔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。犹记初来漯河工作时，部分街道还是老旧模样，如今，沙澧河生态廊道蜿蜒百里，碧水绿树、十步一景，实现了城水相融、人景共生。曾经的荒野空地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、公园遍布；曾经的狭小街巷，如今变得四通八达、整洁通畅。商圈业态不断升级，传统的市井烟火与新潮的都市风情相融共生，咖啡馆、文创小店、综合超市随处可见，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感满满。

漯河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，充

分发挥交通枢纽优势，加快发展物流产业。各大品牌快递区域总部落户于此，漯河河复航，中欧班列连接欧亚，让这座内陆小城立足中原、融入世界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飞速发展的漯河，从未丢失温润的人文底色。许慎文脉浸润千年，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书香底蕴；沙澧河水奔流不息，孕育着这座城市的奋进品格，让每一位扎根于此的奋斗者都能安心逐梦、幸福生活。闲暇时，我总爱带着家人漫步沙澧河风景区，看碧水绕城、草木葱茏，看晚霞漫天、灯火璀璨。我会穿梭在老街旧巷，寻觅熟悉的味道，感受这座城市新旧共生的美好。

一座城，串联起我的童年、青春与未来；一座城，承载了我半生的美好与期许。我是漯河发展的见证者、旁观者，更是参与者、受益者。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升级、每一点进步，都深深融入了我的生活，滋养着我的人生。我始终坚信，漯河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，每一个扎根于此的奋斗者，都能在这里逐梦致远、不负韶华。

人在旅途

游大同古城

■董晋生

“五一”假期，应山西籍战友之邀，我们战友和军嫂共18人一起游览古城大同，领略这座中国雕塑之都的风貌，感受“北方锁钥”的昔日烟火和今日繁荣。

大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古朴繁华、现代时尚。一座城，千年史。这里有古老神奇的名胜古迹，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。漫步大同古城街道，脚下青石板地面历经千年风雨，被来来往往的脚步和车轮磨得温润光滑，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

街巷悠长，满是繁华。我们边走边看，不时驻足抬头，看到的全是古建筑、古风貌，街道气势雄伟，古朴典雅，独特的古城融合了不同年代的建筑艺术风格，特别是沿街古楼林立，古屋相连，一步一景，一步一史，让人们沉浸式感受这座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我们漫步在热闹繁华的大街小巷。游人络绎不绝，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也有像我们一样结伴而行的年长者。沿街店铺古朴

而热闹，烟火悠悠。老板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响彻一片。我们像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一样，东张西望看景致，前呼后拥看热闹，你追我赶打招呼，生怕走错路、拐错弯。看到好的风景，不时拿出手机拍照，只想留下美好的瞬间。

我们一路缓步而行，最终来到大同街美食城，众多美食吸引着我们的目光。店主在门前手托食盘，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游人：“这是名糕，这是山货，请你们品尝。”这就是大同美食一条街。

夕阳西下时，余晖洒满大同古城的屋顶，为古老的城市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辉。到了晚上，华丽的灯光似繁星闪烁，我们仿佛走进了梦的故园。夜色为幕，古城为画，美食为媒。这次徒步逛街，不仅是一次古城之行，更是一次视觉享受。

城市繁华，步履不停。古城之行，叙的是战友情谊，看的是千年古街，品的是历史文化，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大同的所见所闻，都将成为我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心灵漫笔

荷韵

■王艳丽

女人都喜欢花，我独爱荷花，喜欢它出淤泥而不染，喜欢它的娇嫩和火热。每次我去家门口的桂湖或黄龙湿地公园散步时，都会去湖中的木桥上走上几圈，欣赏一下湖里的荷花，用镜头定格不同季节荷花的惊艳时刻。

春天，荷正处于萌芽和快速生长的阶段，时而出嫩芽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我们全家带着水果、零食和户外装备在桂湖旁觅得一块大石头当桌子，撑开椅子坐下来赏荷。映入眼帘的是嫩绿的、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叶，点缀着三三两两的花骨朵。站在湖边，用手触

摸一下笔直的荷茎，上面有一层保护膜，可以刺痛手指。这么细的荷茎，感觉一阵大风就能把它吹断，但是依然挡不住它蓄势待发的样子。

夏天是荷花的盛花期。碧绿的荷叶铺满整个水面，粉红色的荷花争相盛开，像是亭亭玉立的姑娘，在碧绿的荷叶间随风轻舞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，露珠在花瓣上晶莹剔透，宛如珍珠般滚动，为这夏日的桂湖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桂湖中间有条步道，不少女性穿上自己喜欢的裙装，在荷花旁拍照。一次，我在桂湖边休息时，看见有人抱着成束的荷花开心地走过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原来是夏季高温且植株过密，影响了荷花的通风与透光，工人们开展了首轮修剪工作。我跑过去在岸边捡到几枝被剪下的荷花。回家后，我把这些荷花仔细修剪插进花瓶里，往桌上一放，满屋都飘着淡淡的荷香，闷热的暑气好像一下子

消散了大半。

刚入秋的时候，阳光照在荷花的花蕊上，仿佛为它披上了一层柔美的薄纱。湖里的荷花，在水中随风而动，花瓣也在摇摇欲坠中一片片掉在水里，仿佛在和秋天告白。秋天的荷花，不及夏天的荷花那般热烈和浓艳，而是以一种静默的姿态，在秋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低吟浅唱着关于时光的故事。此时桂湖的荷叶，已由翠绿转为深绿，边缘微微泛黄，宛如经历风霜老者身上的衣裳。湖里的荷花，有的仍亭亭玉立，只是花瓣边缘多了几分枯黄，似乎在诉说着季节的更迭；有的已经凋谢，只余下莲蓬，孤零零地立在水中，却别有一番风姿。

再次路过桂湖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荷香，不似夏日般浓郁扑鼻，却多了一份清冽与悠长，沁人心脾。这香气里，似乎还夹杂着历史的尘埃与文人的墨香。放眼望去，水面上的荷叶，被远处游动的鸭子带起层层涟漪，好像静态植物与动态生命之间的窃窃私语。霜降过后，我再次看到深秋残荷，只见叶片被飞鸟和昆虫一点点吃掉，整个荷叶呈现网状。阳光照射在叶面上，它们的倒影像是一幅水墨画。

冬天到了，虽然荷叶凋零，但我从它坚韧不拔、独立昂扬的身姿中，看到了坚强和从容。时不时能在枯荷旁看到冒出的新叶，新旧相映，是生命接续的模样。我赶紧用手机拍下来，留下的不是照片，更像是在和我对话。它们用残躯诉说着不一样的故事，也让我懂得，生命的美从不只于盛开，凋零亦是一场庄重的告别与序章的开启。

诗风词韵

别样情怀

渡口（外一首）

■李季

想一想多年前的河滩
低头吃草的牛羊
缓缓流动的河水
古老的渡口
人们来而复去
有着相同的面孔
那些寂静的晨昏和午后
牛羊变成羊
人变成沙子
渡口的木船
变成了鱼

此刻

当我写下“此刻”时
此刻已成上一刻
世事纷繁，我们爱的
永远是
一去不复返的时光
此刻，树叶微微摇晃
阳光在跳舞
小鸟衔着自己的歌声
飞来飞去
粉墙黛瓦还在
小桥流水还在
此刻，小姐倚梅
书生待渡
谁腰间的宝剑
“锵啷”一声
自己出了鞘

见字如面

■王晓景

“淑柔我妻，付港币五十元，随寄布料十尺。我在暹罗非常好，免担忧。”电影《给阿黛尔的信》里的信件，笔墨克制，情意却绵长入骨。山海相隔万里，只因心中惦念，便不觉路途遥远。从书写到邮寄，从期盼到拆封，笺短情长，见字如面。细细读来，故人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只觉得生活绵长厚重，时光继续温柔。

在通信日益发展的今天，我们拥有无数沟通工具，心绪与话语瞬间便能送达，渐渐难以体会羁旅之人的牵挂，也不懂从前车马、邮件都慢的年代里那份等待的滋味。虽然现在什么都可以随时诉说，但是又好像难以互相触及内心，不如往日亲近。正如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里所言：“一旦交流变得太有效率，不再需要翘首引颈、两两相望，某些情谊也将因而迅速贬值而不被察觉。”手写信的珍贵，正是在于发自内心的真诚与郑重，哪怕久未回候，思念也从未停歇。

前几日，我收到一家杂志社寄来的样刊，黄皮纸的手写信封格外动人，带着烟火温度与时光印记。这份欢喜，远胜寻常快递。拿在手里，我忍不住循着字迹，暗暗想象寄信人的模样。

看别人的信也是件有趣的事。春日出游，我会想起不通文墨的钱肃肃写给妻子的温柔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身陷困顿之时，我又会念起苏轼致友人信中的豁达：“尚有此身，付与造物，听其运转，流行坎止，无不可者。”无聊时，我便回味黑塞写给阿德勒的话：“石榴花开了，夏天的大木兰花开了，还有温顺的栗子树，葡萄已经长大了，麦穗成熟了。这些我都想让你看一看。”这般寄情风物，以信传心的意趣，与王维写给裴迪的“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，轻鲛出水，白鸟矫翼”殊途同归。

近来也动了提笔写信的念头。可真正提笔，才发觉除了“你好”的开场寒暄外，就不知道该如何续写了，总不至于像渡边博子那样只写一句：“藤井树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”就寄去心绪。深夜独自坐于桌前，字斟句酌，反复思量，然后一笔一画落于纸上，缓慢、郑重，亦是一段难得的体验。

我的字算不上开阔大气，也不算工整娟秀。笔触拘谨拧巴，像迟迟未能舒展的心绪。但以后我想多提笔写信，记录日常琐事，也盼你的信，能如鱼一般，快快游来我身边。

“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” ——我的美食故事

馍

■安小悠

在我们那儿，馍是主食。早餐馍菜汤，晚餐馍菜汤，中午如果来不及做饭，啃块干馍就口白开水，就是一顿饭。馍，仅一个字，却撑起了中原大地无数个日日夜夜。

时光倒退30年，我还是孩子，放学后进门就大喊：“妈，我快饿死了。”母亲正在灶间忙活，晚饭还没做好，先递给我一块馍，我就狼吞虎咽地开吃。

蒸馍就是馒头，但我们不说馒头说蒸馍。蒸馍有两种，圆蒸馍，状如小丘；家里常做的是长方形的蒸馍，四平八稳，也是寻常日子的形状。

蒸馍先发面。母亲从橱柜里翻出一个小纸包，捏几粒糖精用温水化开，和好面后盖上锅排，静等面团内部渐起“马蜂窝”。冬天发面慢，母亲就在大铁锅里烧半锅温水，把面盆放进去。面发好后，取出置于案板上，搓成长条，切段上锅，母亲称之为“壮”馍，我不明白，大约取吉祥之意吧。

蒸馍时，一根根吹柴塞进灶膛，火舌像贪婪的怪兽舔着锅底，馍就在火舌的

舔舐中慢慢蒸熟了。揭开锅盖，热气扑鼻，盛碗凉水蘸手后才开始拾馍。母亲蒸的馍都是成对的，白白胖胖，挨着锅的一边烤焦了。母亲不让我们吃刚出锅的馍，说不易消化，必须放凉后才能吃，可热馍太诱人了，我们总是趁母亲不备偷一个就跑，边吹边吃，香甜极了。

除了蒸馍，母亲还蒸油卷、包子，只在春节才蒸枣花馍，还有炒馍花、炸馍片。我把这些都归为蒸馍的衍生产品，是母亲在穷苦的日子翻出的花样，是黯淡岁月里的光。

烙馍夏天吃得多。烙馍不用发面，从面缸里舀出面粉倒进盆，加水成面团即可开始烙。要想烙馍更筋道，和面时打一个鸡蛋。

母亲和好面，还要支鏊子，就让我去拽麦秸。麦秸轻，一点就着，非常适合烙馍。母亲用鏊子烙馍，一边烙，一边翻。我则负责烧火。当然，有时实在配合不默契，火熄了。母亲用翻馍的工具伸进鏊子下面，挑起几根麦秸，轻轻一吹火便又着了，升起火焰瞬间将母亲的脸映红了。

每次烙馍，母亲总要留两剂面团，拍成鱼状做鱼馍，在鏊子上烙熟。两条面做的“花斑鱼”，不过是困难年月里用来哄孩子的，但我们非常喜欢母亲烙的鱼馍。偶尔也烙油馍，在面团里揉进葱花，很清香，卷土豆丝，我能吃好几个。

新烙馍好吃，卷菜蘸酱吃起来香，卷白糖、红糖吃起来甜，但新烙馍放两天就变硬，这时可以做成水馍，即三两个烙馍叠搭一起过水，刷油、撒盐、五香粉，在平底锅里煎一下，也很好吃。还可以在烧稀饭时，把干烙馍撕碎了泡在里面，煮软了是另一番滋味。因烙馍筋道，对老年人并不友好，所以老人们想吃烙馍时，就采用这种吃法。

鱼馍是烙馍的升级版，和面时加芝麻、鸡内金，在鏊子上烙熟后放置周围烘烤，直至焦脆。小孩子易积食，带鸡内金的焦馍可帮助消化。母亲擀的焦馍极薄，透亮、酥脆。逢农历六月六，说是蚂蚁生日，家家户户要烙焦馍，因吃焦馍时不免掉渣，就算给蚂蚁过生日了。

饼也是馍。腊月二十三的下午，母亲要做很多锅盔。母亲做的锅盔状如满月，做好后就放在橱柜上，好像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月亮，感觉永远也吃不完。

饼子比锅盔小，且薄，仅巴掌大，有玉米面饼子、白面饼子，还有两掺的。我喜欢两掺的，既有玉米面的香甜，又不失白面的软糯，尤其新饼蘸西瓜酱，想想都流口水。

油馍算是馍界的王者了，可用来走亲戚。那时过日子节俭，油也金贵，平时做饭不舍得多放，就用鏊子在油瓶里蘸一蘸，往锅里甩几滴。只有过节或特殊日子，比如过会、麦收、家里有人过生日，或是我们生病了，母亲才会支锅炸油馍。有时用菜籽油炸，焦黄酥脆；有时用猪油炸，颜色上略逊一筹，但似乎更香糯；有时还用羊油炸，热吃与猪油炸无异，但放凉有膻味。

30年过去，母亲老了，我也成了母亲。现在所吃的馍几乎都是外面买的，偶尔和面蒸馍，手指与面团碰触，我总想起幼时被馍香浸透的岁月。



绣球花（国画）

杨静作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